

蘇曼殊性心理初探

曾焯文

本文擬應用 Melanie Klein 和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概念來解析詩僧蘇曼殊（1884-1918）性心理中一些令人困惑的方面。所採用的 Klein 理論包括妄想——分裂及躁狂——憂鬱狀態、好母與惡母形象、父母聯合體、補修傾向等；所採用的佛洛伊德理論包括伊底帕斯情意結。本文作者認為不愉快的童年經驗——因父親關係而自幼與生母、姨母分離，被後母虐待等——在曼殊潛意識中形成一個令他極度依戀的理想化母親，一個令他異常嫌惡的惡母，以及一個令他憤恨忌憚的父親。這些有問題的父母心象導致曼殊帶有自毀性質的大食症狀、三次出家以至性無能。另一方面，上述病態傾向為一強而有力的補修或昇華傾向所制衡，此種傾向表現於曼殊繪畫的主題、其小說的三角戀模式、其廣闊交遊，愛國熱情以及無政府暗殺主義等。

未開始分析曼殊之前，且先簡介 Klein 和佛洛伊德的幾個心理分析概念。

Klein 發現了兩種嬰兒狀態——妄想狀態與抑鬱狀態。人每當壓力大時，便傾向倒退至這些狀態。妄想狀態主導嬰兒前三個月之生命，其時嬰兒將母親乳房（以至父親陽具）分為好母與惡母，每當不適則在幻想中全力襲擊惡母（父），因而懼怕其報復性的迫害。由四個月大開始（至一兩歲），嬰兒發現好母（父）與惡母原屬一人，因而進入了憂鬱狀態，擔心對惡母（父）之襲擊同時傷害了好母（父），感到非常內咎。此情況之解決有賴嬰兒整合對同一客體

280 (母父)的愛和恨，在幻想及現實中彌補受創傷的好客體，好母父 (Klein, "The Emotional Life of the Infants" 198-236)。

佛洛伊德則發現男孩到了兩三歲便進入陽具發展期，對母親產生性愛感覺，不時在她面前玩弄性器官，企圖藉此挑逗之；而父親則變成礙手礙腳的情敵，令男童意欲除之而後快，這就是所謂「伊底帕斯情意結」的內容。不久，男童母親會覺得不宜再讓兒子挑逗她，遂威脅要讓父親閹割男孩，這威脅本身說服力不大，可是若在前或事後男童看見缺乏陽具的女性器官，他就會重視有關威脅，經驗其幼嫩生命的最嚴重創傷——閹割情意結。為了保存陽物，男孩只好將母親的愛欲化為溫情，將對父親的妒恨化為敬畏，將整個伊底帕斯情意結壓入潛意識之中 (Freud 1 : 416-18, 7 : 334)。

曼殊不愉快的童年經驗造成他對惡母心象的懼恨，對理想化母親的痴戀、以及對惡父形象的仇恨。

曼殊的童年創傷可分為兩大種。第一重創發生於曼殊三個月大時。話說曼殊生父蘇杰生是廣東人，清末在日本橫濱經商時納日婦河合仙為妾，曼殊生母河合若是河合仙胞妹，初為杰生下女，後為杰生誘併成孕。河合若產下曼殊不足三月，因接伊父家書，遂返日本鄉下，永不歸來 (柳亞子, 《蘇曼殊研究》168-69)。河合若走後，曼殊由和善的河合仙撫養。而據曼殊姪蘇紹賢言，曼殊襁褓時體弱多病，「几死者屢」 (引自柳亞子, 《蘇曼殊研究》2-8)。從心理分析角度出發，一個人三個月大時，其毀滅性衝動、分裂¹和投射皆達到巔峰，而曼殊 (我假設) 仍亦不例外。在這個 Klein 稱之為妄想一分裂狀態的時期，過早的斷奶、失去母親以及體弱多病令曼殊過度分裂母親乳房為好、壞兩方面。他將大量毀滅性衝動投射進惡母乳房 (對照 Klein, *Love, Guilt and Reparation* 306)。一個兇殘無比的吃人母親心象，結果形成於曼殊潛意識之中，終身干擾他的事業、愛情以及各種昇華努力。

¹ 將客體或自我分為好、壞兩方面。

曼殊的惡母心象可見於其行文中不時流露出的對女性的強烈歧視和仇視（儘管曼殊大體上是個惜花之人，在秋瑾詩序及譚樂宛詩的注文中都對女子有正面之評價。）例如 1915 年他給柳亞子的信中有云：「若夫女子留學，不如學毛兒戲」（蘇曼殊 1：65）。《碎簪記》中的「余」曰：「天下女子，皆禍水也！」（蘇曼殊 1：200）。〈娑羅海濱遯跡記〉說女人的壞話更多，甚麼「女人為助惡因，能斷善種，外貌柔媚，內心忤惡。物之可畏，莫女人若；毒蛇害肉身，女人害法身。女人多嫉忌。以此因緣，女人死去即生餓鬼趣中。女人為地獄使者，使發美言，即是噴毒」（蘇曼殊 2：757）。諸如此類俱反映出曼殊對於惡母／妻心象的妄想被迫害態度。

與曼殊惡母心象深深分裂開來但又同時存在的是理想化母親心象。曼殊的理想化母／妻形象可見於其小說詩歌創作。小說方面有《斷鴻零雁記》中「高抗無倫，容華絕代」的雪梅和「儵然出塵，如藐姑仙子」的靜子（1：100）；《碎簪記》中「風致如仙人」的杜靈芳（1：199）和「容光靡絕，豐韻娟逸」的蓮佩（1：202）；《絳紗記》中「容儀綽約，出於世表」的五姑（1：160）等等。她們不單美麗過人，學養俱全，而且對所愛男主角（以曼殊代表）死心塌地，不惜以身殉情。代表理想化母親／妻的天女也常出現於曼殊的詩歌中。例如「烏舍凌波肌似雪，親持紅葉屬題詩」（1：20）；「相逢天女贈天書，暫住仙山莫問余」（1：24）；「偷嘗天女唇中露」（1：29）等。

曼殊的第二童年創傷發生於他五歲時。由於杰生的中國妾侍大陳氏和河合仙不和，河合仙和曼殊一向相依為命，並不住在蘇家。曼殊五歲那年，杰生為了壯旺人丁，硬將曼殊從一直撫養他的河合仙處搶過來，讓大婆黃氏攜曼返回原籍瀝溪。實行要子不要娘。在瀝溪，家中大部份親屬經常歧視曼殊，以其無母兼有日人血統之故也（柳亞子，《蘇曼殊研究》373，501）。1892 年，二婆大陳氏偕杰生回鄉，對曼殊更頗有虐待之嫌（同上 58，170）。聞曼十二歲在鄉居，偶患疾病，竟有孀婦輩預定其病不能治，棄之於柴房以待斃

(同上 505)。根據佛洛伊德發現，五歲是男孩恨父戀母情意結之極至，杰生在此時把曼殊和愛惜他的河合仙拆散，留曼在原籍家中給人虐待歧視，勢必固置曼於戀母恨父期當中（對照 Freud 15：143, 310, 385-86）。而曼殊童年在鄉間所受後母及孀孀的虐待則很可能會使曼殊之惡母心象更形惡化。

曼殊對於杰生的敵意，在曼殊自稱日本種以及拒絕回家奔父喪二事上表露無遺。

曼殊在《潮音跋》中明白聲稱原名宗之助，自幼喪失「王父忠郎」，「依太夫人河合氏生長江南，五歲別太夫人，隨遠親西行支那」（1：309-11）。柳亞子雖然推測河合仙必定沒有告訴曼殊杰生與河合若私通而產曼殊的真相，惟仍以曼殊平時言行，非常擁華反日，「決不會憑空以承認日本日統為光榮」，斷定〈潮音跋〉是曼殊精神病的產品（《蘇曼殊研究》276）。余亦有同感。曼殊潛意識中大概寧願有個早故的日父，也不願認冷漠專橫的杰生為父。

1904年，曼殊旅居香港，一名同鄉受身在瀝溪的杰生所托，來港找曼殊，告知曼殊杰生病重，要求曼殊回家，但曼殊以阮囊羞澀為由拒之。兩天過後，杰生去世，而曼殊亦一直沒有回去奔喪甚或拜祭（柳亞子，《蘇曼殊研究》172），足見他對杰生的恩斷義絕。

上述有問題的母父心象可能導致曼殊的自毀大食症狀以及性無能和三次出家。

現在讓我們先檢視曼殊的大食症狀，然後再分析其心理機轉。柳亞子說：「曼殊生平最喜吃，尤其喜吃糖果，可可糖、粽子糖、八寶飯，都是他的必需品。他又喜吃雪茄煙。曾聽人說，他在日本時，有一天雪茄完了，可是沒有錢，他便將口中的金牙齒拿下來去變錢買雪茄」（《蘇曼殊研究》350）。「日食摩登糖三袋，謂是茶化女酷嗜之物」（同上 424-425）。曼殊不單在現實中饞咀，就在夢中亦如是。1911年他從爪哇寫信給柳亞子說「昨夕夢君，見膝上蔣紅字腿、嘉興大頭菜、棗泥月餅、黃鱸糟旦各事，喜不自勝。比醒，則又萬繞悲涼，倍增歸思」（蘇曼殊 2：534）。1914年於日本寄何

震生書又曰：「今日為元旦，腸疾纏綿，凡百俱癢矣。除夕夢至海上喫年糕及八寶飯」（蘇曼殊 2：588）。

據余分析，河合若在曼殊生後三月，即給他斷了奶（李蔚 5），離他而去，致使他固置於口腔期或吃人期（對照 Freud 7：116-17），在成年後，不得不躁狂地暴飲暴食，以充份補償，甚至是過份補償，襁褓時求之不得的母乳；換句話說，曼殊經常不由自主地吞納代表好母的食物，一方面是為了擔憂曾經貪婪地咀嚼掉好母——重覆此行為以證其憂慮之虛妄——另一方面是為了懼怕內化了的惡父惡母，需要代表好母的食物來助他對付這些壞客體（對照 Klein, *Selected Melaine Klein* 119），此外曼殊的口腹之慾又與性快感掛勾（對照 Freud 9：347-49）。具體而言，曼殊所嗜食的摩爾登糖代表來自理想化母 / 妻茶花女的性滿足。茶花女國色天香，但由於交際花的出身面自慚形穢，被迫離開心愛個郎亞芒，終於憂鬱而卒；河合若則由於身為下女，不得進入蘇家，誕下曼殊復數月即被迫離去。據佛洛依德發現，自我失去所愛對象之後，通常透過認同失去的對象來尋求替代（對照 Freud and Bullit 90）同樣道理，曼殊仿效茶花女嗜食摩爾登糖，是為了認同或吸納食下此理想化母 / 妻，並且從糖味中重溫當年享用河合若母乳時所得之性滿足。曼殊老友陳陶遺就曾親見曼殊大嚼摩爾登糖時「一幅心滿足的…憨態」（李蔚 152）。

雖然曼殊的大食為他帶來不少快感，但同時也帶他走上自我毀滅的道路。1911年，費公直在東京巧遇曼殊，當日，「大師欲得生…鮑…遺下女出市。大師啖之不足，更市之再，盡三器，余大恐禁弗與…憩根津神社…是夕夜分，大師急呼曰：『不好，速為我秉火，腹疼不可止，欲如廁。』遂挾之往，暴洩几弗及登。發籠授藥，次日憊不能興，休二日始行」（柳亞子編，《曼殊全集》4：132）。1914年，曼自日寄邵元沖書曰：「午後試新衣，并赴源順，食生薑炒雞三大碟，蝦仁麵一小碗，蘋果五個。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同上 4：343）。章炳麟亦曾透露曼殊「嘗在日本，一日飲冰五六斤，比晚不能動，人以為死，視之猶有氣。明日復飲冰如故」（同上 4：

77)。又據黃季剛提供的材料，「大師居滬上，有人要大師一次食盡肉飽子六十枚之為勝者，師竟食之，遂臥病數日而終。方師食至五十餘時，友人尼之，欲無盡食，蓋此物食過多，則難萬一消化也，師堅執不可，几至決裂，且食後又進咖啡一杯，遂不得不頹然下榻矣」（柳亞子，《蘇曼殊研究》330）。

甚至在病情嚴重時曼殊仍然不顧死活，違背醫生的禁令，放恣口腔之慾。例如他在1914年1月致陳陶怡信中有云：「連日背醫生往親友家大喫年糕，病復大作，每日服藥三次。足下試思之，藥安得如八寶飯之容易入口耶？」（蘇曼殊2：585）。又曼殊病危時，友人周然去醫院探他，聽見他埋怨醫生看護不周，便和院長交涉，「院長出糖栗三四包示予，反責曼殊之不遵所戒，私食禁忌之物，此由彼枕畔搜得者，猶望其疾之速愈耶？」（柳亞子，《曼殊全集》5：251-52）。結果，曼殊終於狂瀉而死。1917年12月住上海廣寧醫院時，「夜間尚瀉三四次，或一之二次，視空氣中之溫寒以為向背」（蘇曼殊633）。1918年3月遷廣慈醫院，日瀉五、六次，不能下地（同上635）。

據吾人分析，曼殊的暴飲暴食是一種帶有憂鬱症色彩的慢性自殺，最終目的是為了剷除挫敗自家童年口腔慾的惡母心象（對照 Klein, *Selected Melanie Klein* 131-32）。曼殊摯友陳獨秀說得好：「曼殊的貪吃，人家都引以為笑柄，其實正是他的自殺政策。他眼見舉世污濁，厭世的心腸很熱烈，但又找不多其他的出路，於是便亂吃亂喝起來，以求速死；到底成功了不可救藥的腸胃病死去」（柳亞子，《蘇曼殊研究》281）。

佛洛伊德發現憂鬱症患者傾向自殺，是由於他們視自家為某一客體，將對於該客體的恨意發洩在自家身上（對照 Freud 11：261）。同樣道理，曼殊暴食求死是為了襲擊內在化了的惡母以至令人失望的母國。根據心理分析大師 Melaine Klein 的理論，每個人由嬰兒時期開始均逐漸把愛意從母親身上轉移至其他事物，故在我們的潛意識中，母國（Mother Country）可能代表著我們的母親（Klein, *Love, Guilt*

and Reparation 333)。在曼殊的年代，滿清皇朝腐敗無仁，中國迭遭列強入侵，西方文化衝擊，無疑，辛亥革命的勝利曾令曼殊歡喜欲狂（柳子無忌 3），然而革命成果旋遭袁世凱掠奪，袁某稱帝失敗後又有張勳復辟、軍閥割據，而革命黨人本身的腐化傾向亦開始呈現，結果是海內鼎沸，民不聊生，在曼殊心目中直把中國變成危險之母體子宮（對照 Klein, *Love, Guilt and Reparation* 376）。

除了自殺性大食症徵狀外，曼殊有問題的母、父心象又導致他的性無能以及三次出家。

吾人基於下面的理由認為曼殊患有性無能。第一，曼殊熱於戀愛，但一講起結婚就怕。例如 1899 年，「曾隨河合仙去逗子櫻山村，與一日本少女相戀。失戀後，回廣州，在浦潤寺出家。」（李蔚 465）。又如 1904 年，他在香港拜訪其西班牙恩師莊湘博士，莊湘欲把女公子雪鴻嫁給他，他流淚說：「吾證法身久，辱命奈何？」莊湘乃資助他往游南洋諸佛聖地（蘇曼殊 1：310）。那位雪鴻小姐和曼殊的感情是很深厚的。在題為《題拜倫集》的那首詩前面，有這樣的序言：「西班牙雪鴻女詩人過存病榻，親持玉照一幅、《拜倫遺集》一卷、曼陀羅花共含羞草一束見貽，且殷殷勸以歸計，嗟夫！予早歲披剃，學道無成，思維身世，有難言之恫。奚扶病廿八字於拜倫卷首，此意惟雪鴻大家心知之耳」（蘇曼殊 1：37）。又如 1909 年，曼殊在日本和諷箏歌伎百助熱戀，曾賦詩曰：「華嚴瀑布高千呎，未及卿之愛我情」（1：20），可是到頭來曼殊始終要「還卿一鉢無情淚，恨不相逢未剃時」（1：20）。再如 1923 年，曼殊在上海大吃花酒，熱戀名妓花雪南，但照例不能與她共諧連理。據李蔚說，「曼殊一向認為：與其結為百事可哀的夫妻，招尤致怨，倒不如各歸四海，反留得後時回味。曼殊在愛情中這種欲行不得，欲罷不能的徬徨情緒曾表達於以下詩句：『何處停儂油壁車，西泠終古即天涯』。意謂「你的油壁車還能停留在那裡呢？要知道我倆的關係已經天涯夢斷，西泠終古了」（李蔚 333-34）。

菊屏在這方面的記錄更加突出：

某年，曼殊有事於滬，暱一妓，深愛之。究有暇，輒顧其家。既且寢於斯，食於斯，衣服雜用之物，咸置其處，几視妓家如己室；與妓之同食共枕，更不待言，而終不動性慾。妓以為異，問其故，則正容而語之曰：『愛情者，靈魂之空氣也。靈魂得愛情而永存，無異軀體恃空氣而生活。吾人竟日紆紆，實皆游泳於情海之中。或謂情海即禍水，稍涉即溺，是誤認孽海為情海之言耳。惟物極必反，世態皆然。譬之登山，及峰為極，越峰則降矣。性慾，愛情之極也。吾等互愛而不及亂，庶能永守此情，雖遠隔關山，其情不渝。亂則熱情銳退，即使晤對一室，亦難保無終凶已。我不欲圖肉體之快樂，而傷精神之愛也。故如是，願卿卿與我共守之。』（柳亞子編，《曼殊全集》5：261）

劉心皇認為，曼殊正當精力十足的壯年，與妓女同床共枕，竟然不動性欲慾。「這已不是禪定的問題了...其實，曼殊是患了性無能的病，對女人心有餘力而力不足，他在妓女堆中混竟然不起性慾，這不是小事情，因為妓女是受過訓練的，有專門叫人起性慾的技術，而曼殊竟然不起，便確定是患了性無能」（135）。

至於曼殊的出家，次數就起碼有三次之多。據馬以君編的蘇曼殊年譜，1900年，曼殊在日本求學期間，「嘗自感身世，潛回廣東流浪至新會縣涯山慧龍寺投贊初大師剃度」。1903年，「回廣州尋師不遇，在一破廟，拜一老僧為師，竊取師父銀洋二角，經東莞赴港，重住中國日報社。」1904年，自港赴南洋諸國體察當地僧侶生活，曾受戒於左臂上（796）。

根吾人分析，蘇曼殊的性無能和三次出家大概有下列三種心理成因：

第一是對於理想化母親的忠誠。從上述曼殊的性愛二元論中，可知曼殊以精神之愛（或溫情）為貴，以性慾為輕。據佛洛伊德發現，男孩對於母親的感覺是性愛不分的，後來到了五歲，由於閹割威脅，以至伊底帕斯情意結的分解，男孩對母親的性愛才遭壓抑，只餘溫情。及至青春期，性愛重新傾向合流，惟礙於亂倫屏障之形

成，只可灌注在家庭以外的對象。然而，部份男性由於在潛意識中過份痴戀母親²，以致無法在現實生活中和任何客體有愛又有性（對照 Freud 7：119）。曼殊正是這種人——太過忠於河合若（與河合仙？）的理想化心象，以致與其他女子只能有愛而不能有性³，並且必須假借出家來逃避性生活。

第二是對惡母心象的懼恨。正如前述，曼殊三個月大，痛失生母時，可能憤而在幻想中襲擊惡母，因而擔心被她復性吞噬（Klein, *Selected Melanie Klein* 116, 186），使此惡母心象更形惡化的，是曼殊五至十二歲期間在家鄉及上海所受後母大陳氏及其他孀孀輩的凌辱。

再者，列強的入侵、腐朽清廷對革命份子的殘酷鎮壓、袁世凱的窮國篡權，陷害忠良、軍閥的爭奪地盤，可能在曼殊潛意識中代表了惡父陽具穿插母親體內，化之為一備受荼毒而有害之地。童年母乳不足的創傷被喚起的同時，曼殊可能潛意識地與惡父認同，暴虐性入侵母國，因而害怕母親心象之報復，幻想在母親體內喪失陽具，結果導致性無能，以及母—妻化為惡母，正與惡父私通謀害自己（對照 Klein, *Selected Melanie Klein* 86, 88, 96, 208-09）。

曼殊逃禪避性的第三個心理成因應為對生父的忌憚。據佛洛依德分析，禿頭和削髮在夢中通常象徵閹割（4：474）。吾人以為曼殊屢次出家，是象徵自我閹割，以順從伊底帕斯式惡父，避免與他爭奪母/妻。

² 曼殊對於乃母的依戀清楚見於《斷鴻零雁記》和曼殊遺言。在《斷》中，曼殊化身三郎常垂淚曰：「人皆謂我無母，我豈真無母耶？…常於…百靜之中，隱約微聞慈母喚我之聲…吾母生我，胡弗使我一見？」（蘇曼殊 1：74）。再者，曼殊臨終時道：「惟念東島老母，一切有情，都無罣礙」（柳亞子，《曼殊全集》4：97）。

³ 曼殊性壓抑的另一旁証是他對性的無知。有一天，他問章太炎：「子女是從何而來？」章答：「這個問題，找坊間講述男女媾情新論之書，讀之即得，何必問我？」曼殊說：「不然，中西書籍都說需要有男女媾情才能生子，而事實上卻有例外：我鄉有一婦女，其夫三年不歸，她照樣生育，這豈不是女子不需要男子也可以單獨生子的證明嗎？」眾人聽說，無不微笑；章太炎亦默不作答。曼殊看到眾人被他難倒，益發得意（李蔚 153）。

另一方面，曼殊的病態傾向得一強勁有力之補修傾向制衡，此傾向表現於曼殊的文藝創作、其廣闊交遊、愛國熱忱以及政治主張。

曼殊主要通過創作自敘體小說和畫作自救。透過和諧的文藝形式充份呈現自家妄想與憂鬱幻想和焦慮的恐怖，他彌補心中受損的好客體，以及重整混亂的內心世界（對照 Segal 400）。

在畫中，曼殊至喜描繪的景色，套用柳無忌的話，「是峰巒、危岩、孤松、垂柳和殘月，加上荒涼的城垣、遠方的寶塔或廟宇、茅舍或斷橋」（柳無忌 164）。諸如此類，皆代表曼殊破碎而憂鬱的內心世界。而曼殊畫作的人物中每多受損害、受侮辱的女性，例如〈葬花園〉畫的是千古傷心人林黛玉（柳亞子，《曼殊全集》5：285）；〈文姬圖〉畫的是一名以袖掩面飲泣的女子（同上 4：327）。這些女性大概代表曼殊受損而堪憐的好母心象。

至於曼殊的小說，則採用三角戀的悲劇公式來重現曼殊幼年失去兩位慈母的慘況。例子是〈斷鴻零雁記〉中的三郎、靜子和雪梅；〈碎簪記〉中的莊湜、杜靈和蓮佩；〈非夢記〉中的燕海琴、薇香和鳳嫻。

以上幾篇小說的模式都是兩名絕代佳人先後與男主角發生戀愛，可是由於家長的阻撓，與乎男主角的逃禪，二女皆不能與男主角長相廝守，最後或鬱鬱而終，或自尋短見。此二女的原型當為曼殊失去的生母或姨母，他們在《斷鴻零雁記》中可謂「原型畢露」。原來三郎日母留下小三郎在中國，獨自東歸後多年，三郎方查得其地址，赴日與之重逢。回家第三日，三郎偕母往箱根訪姨，而姨母對三郎關切之情並非一般姨母甥甥關係可比。很明顯，三郎日母是指河合仙，姨母是指河合若。

曼殊另一補修方法是博愛多友。其友好柳亞子曰：「海內才智之士，鱗萃輻湊，人人愿從玄瑛遊，自以為相見晚；玄瑛翱翔其間，若莊光之於南陽人焉」（《蘇曼殊研究》20）。套用柳無忌的話：「如果把蘇曼殊的友人一個一個名字排至我們的腦筋裡，這差不多成了一幅民國以來文人名士的縮影圖」（馬以君，前言 37）。

佛洛伊德認為，人在喪失了所愛對象之後，會傾向於與之認同。據筆者分析，曼殊在痛失生母與養母之後，把自己代入她們⁴，像她們愛自己一樣去愛其他男性（對照 Freud 14: 191）。透過聚集一大群好友，曼殊為自家重建一個永不衰竭，永不令人失望的母親乳房。但這需要帶有躁狂性質，暗示曼殊內裡缺乏自信，不能自給自足（對照 Klein and Riviere 24-25）。

曼殊的補修傾向又見於其政治主張。曼殊早年是個激進的無政府主義者，主張以暗殺手段除暴安良，挽救中國。遠在 1903 年，於東京參加軍民教育會時，他即企望當殺手，為了當殺手，他摸熟軍器，苦練射御，鑽研易容之術。同年，他在上海《國民日報》發表《女杰郭耳縵》以及半譯半創作的《慘世界》。《女杰》敘述一名由俄國移居美洲的女子郭耳縵如何向一名美國男子灌輸無政府主義思想，成功鼓動他去刺殺美國總統麥堅尼，文章中還介紹了其他無政府主義者暗殺歐洲各國貴胄的連串轟烈事蹟。在《慘社會》中，法國大俠明男德用大刀把恃勢橫行的村官滿周苟（滿洲狗的諧音）腰斬之後，又憤於大總統拿破侖妄圖稱帝奴役百姓，於是伙同同志克德前往巴黎行刺拿破侖，可惜失敗成仁。1904 年，曼殊住在香港陳少白所主持的《中國日報》報社時，康有為鯨吞掉海外華僑捐助黨人的一筆鉅款，寓居雲咸街養尊處優，後有起義失敗的哥老會龍頭楊洪鈞落難香江，向康某告貸盤川回滬，詎料康某不但不見楊氏，還縱容守衛毆傷他。曼殊聞說此事，當堂義憤填膺，天真地問陳少白借用手槍，聲稱要射殺康某，陳少白自然婉拒曼殊，令他感到十分沮喪（李蔚 89-90）。何士夫認為曼殊欲當刺客，除了是受了時代風氣影響之外，最主要還是由於暗殺對象象徵其父杰生。

長久以來，曼殊皆隱隱若若覺得他從幼年到成長期的種種苦痛都是乃父對二母始亂終棄，對曼三冷漠專橫所造成的，所以他立志

⁴ 曼殊與日母的認同或其女性化可見於他一九一三年劃的〈雪睫倩影圖〉（現歸星洲潘受教授）。圖中為一身穿和服的清秀日女，可雪睫明明是曼殊其中一個別名（柳無忌，《曼殊全集》5：159），所以圖中倩女不就是曼殊本人內化了的理想母親嗎？

要做個大刺客。無疑他不會真的幹掉老爹，只是意識不容他如此做。然而，「誰能否認，當他在想像中品嚐暗殺的快感時，也隱含了摧毀父親的權威的狂喜？他的戀母傾向非常明顯，而戀母與憎父往往成正比」。潛藏的弑父者暗殺無道權貴，一方面可以為民除害，名垂青史，另一方面又可堂而皇之的發洩對父親的仇恨，真是一箭雙鵰啊（何士夫 73）⁵。

儘管曼殊早年的無政府主義暗殺主張犯了盲動的錯誤，但其愛國精神仍不失為一種健康的傾向。青年留日時，曼殊即已先後參加愛國革命組織如青年會、抗俄義勇軍、國民教育會。自從袁世凱竊國稱帝、張勳復辟、軍閥割據之後，曼殊開始自暴自棄，過著頹唐的生活。然而，1917年11月中山先生正在籌謀誓師北伐之際，曼殊雖已病重，仍思早癒返粵盡其天職（柳無忌 4），可見伊人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竊以為中國對曼殊來說代表母親，為保母國不受惡父蹂躪，他與外敵及內奸誓不兩立。例如在《斷鴻零雁記》中，他指責傳教士多「包藏禍心，思墟人國（1：87）」，又如在〈討袁世凱宣言〉中，他痛罵世袁賊禍國殃民，誓要取其狗命（1：323-24）。

總括來說，曼殊的性心理困境不單是個人的，同時也是當時國人的。蓋清末民初之際，各種內憂外患，包括甲午戰爭、八國聯軍、列強瓜分、辛亥革命、袁氏竊國、張勳復辟、軍閥內戰，在其人民心目中直把中國變成一飽受惡父陽具蹂躪、充滿危險之母體子宮（對照 Klein, *Love, Guilt and Reparation* 375）。無怪當時國人，特別是愛國而看不到出路的知識份子⁶，皆神經兮兮，充滿焦慮、恐怖、憂鬱和不安。曼殊的病態傾向只不過是把上述國民心態放大而已。幸好，正如曼殊能夠透過藝術創作和愛國熱忱修補其受傷之母親心象，吾人有理由相信中華民族的韌力最終足以重整受傷的內在母親，慢慢建立起一個繁盛開放的母國（曾焯文 42）。

⁵ 何士夫對於曼殊伊底帕斯情意結的分析與佛洛伊德對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心理分析遙相呼應(Freud 14：450)，頗合情理。

⁶ 例如蹈海自殺的陳天華、口吃艾艾的柳亞子、以及具有妒忌妄想傾向的郁達夫。

參考書目

- 何士夫。《心魔·蘇曼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 李蔚。《蘇曼殊評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0。
- 馬以君。前言。《蘇曼殊文集》。蘇曼殊作。馬以君編。26-52。
- 馬以君。〈蘇曼殊年譜〉。蘇曼殊 781-825。
- 柳無忌。《蘇曼殊傳》。王晶垚譯。北京：三聯書店，1992。
- 柳亞子編。《曼殊全集》。上海，1927；翻印。北京：中國書店，1985。
- 柳亞子。《蘇曼殊研究》。柳無忌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 曾焯文。〈社會身體學與中國文化〉。《文藝報》2（1995）：40-42。
- 蘇曼殊。《蘇曼殊文集》。馬以君編。兩冊。廣州：花城出版社，1991。

